



我要我们 好好地相爱

玉宇清澄◎著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我要我们好好地相爱

玉宇清澄
著

下

I247.5
YYQ2
V.2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要我们好好地相爱/玉宇清澄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4.8

ISBN 7-80171-506-3

I. 我…

II. 玉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7719 号

我要我们好好地相爱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75 字数 200 千字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71-506-3/I·338

定 价:59.8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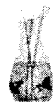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第 23 章

我跟你结婚这么久，感觉像是娶了部《十万个为什么》

82



217

人一急智商就会急剧下降，我整个人就懵了，我想跟刘柯寒通话，但被对方拒绝。慌乱之中，我问了在哪里，然后跑到路边拦了辆的士就往目的地赶，甚至都来不及去想事情的真假。

如果把女人比作老虎，我当时的心情就跟有些男人一样，只要面前的女人脱个精光再适当嗲几句，就掏枪不问深浅直捣虎穴了。而我这次，赶赴的就是一个差点就万劫不复的虎穴。到了那个公安局门口，我就被一辆面包车截住了。刚透过车窗模模糊糊地看见刘柯寒，我就被猛地冲下来的两个人夹着拖上了车。

以前没少打过架，在猝不及防间还被陈伟生的人狠打了一顿，但眼下这场面我着实只在香港的警匪片才目睹过的。坐下来了，两个汉子依然紧夹着我，生怕我动手或者逃走。惊慌中转头，看见了刘柯寒，她一副吓傻了的样子，嗫嚅半天也只说出“朝南”二字。

刘柯寒的左手边坐着个国字脸的男人，再往右边看，我的心差点没飞出来。没错，一点没错，跟上次街头撞鬼一样，我再次看到了陈伟生，这个烧成灰被狗吃了再拉出来我都认得的狗日的男人。他正看着我冷笑，很冷地笑，是那种阳痿几十年突然某日不经意勃起的得意之笑。

我没敢吱声，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了，面前的一切让我不得不先用一节时间来镇定自己。我小心地转动目光，观察车内的每一个细节。车里的气氛很沉闷，那些人也没说话，前头的司机边开车边哼起《东方红》，我还听见后排有人打打火机，紧接着是一阵阵烟雾。我感觉被呛了一口，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，接电话的人根本不是什么鸟公安局的。

我终究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心理素质再好，在这种时候都做不到镇定，整整一路，我忘了偷记车开的方向。脑子里有些混乱，而且我还拼命地在想，陈伟生难道真的没死？我拼命想回想一些过去的事情，感到无比的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。唯一敢确定的就是，这场灾难与刘柯寒有关。



车在一幢很偏僻的房子前面停下来，很显然，这已经是长沙的郊区了，四周只有为数不多的点滴灯火，明明灭灭，万物恍然。下车来，刘柯寒扑也似的钻到我怀里，泣不成声。我惊魂未定地问：“柯寒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那个在车上坐刘柯寒左手边的国字脸男人走过来，狠劲地捏了捏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是她丈夫还是男朋友我不管，什么事你叫她自己跟你说。”他正是接刘柯寒手机的那个声音。我预感，今天晚上的主角不是那个是人是鬼我都不清楚的陈伟生，而是这个国字脸男人。

直到进了那幢房子，陈伟生依然没说一句话，依然只是在看我的时候冷冷的笑，满脸的得意和不屑，似乎还有种报复得逞的快觉。我不寒而栗，因为灯光下的他，怎么看都像个鬼，整个人都阴森森的。我真以为自己到了地府，惟刘柯寒时不时的啜泣让我明白，这大概还是人间，可能离地府比较近了。我有些怕死，怕死不等于贪生，贪生是自私，怕死有时是种责任。我想起了这个时候因为不见我和刘柯寒回去仍旧辗转难眠的爸爸。

我和刘柯寒被“请”进了一个房间，是那个国字脸男人推的，在关门之前，还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刘柯寒，扔下句



话：“叫这婊子先把事情跟你说说，我们在外面等！”房间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横七竖八摆着几张凳子，还有一张麻将桌，壁上的灯亮得刺眼。

刘柯寒抱着我又是哭，我换了口气，说：“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这个时候哭有用吗？你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啦？我跟你结婚这么久，感觉像是娶了部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整天就是在问这问那，你让我活得糊涂啊！”

见她老是开不了口，我只好自己硬着头皮问：“你说陈伟生死了，是在骗我对不对？”刘柯寒不说话，揩着眼泪，低头看我。我再加大声音问一次，她就点了点头。我又问：另外那几个人是他的帮手？刘柯寒却把头摇得跟打摆子似的。

我一直不敢说，现实中的刘柯寒有多么的吸引男人，我怕说了，别人误以为我在给自家老婆做广告同时也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事实上，刘柯寒无论脸蛋还是身材，都有些惹火。但我也愿意说很多男人在打她的主意，如果说了，或许一不小心就又被别人指责为苍蝇不盯无缝的臭鸡蛋。这份刺激，我可受不来。

在这个怎么看怎么像电影的夜晚，刘柯寒，我老婆，是个不简单的女人。我说她不简单，没有半点贬低的意思，当然，也称不上赞美。从小到大，我对漂亮女人的赞美总是那么缺词，除了说“啊，这个女人太爽了”之外，好像就没使过更经典更有创意的话。

刘柯寒最后说：“朝南，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的，

我也不想这样。”我看她一眼，心情复杂，不知道该骂她、同情她还是感激她。烟快燃尽，我吸了最后一口，把烟屁股扔在地上，踩灭，说：“你不想这样就赶快给我说清楚！”

84

刘柯寒把事情给我说明了，然后花三五分钟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她捏了捏我的手，示意我出去。

拉开了门。国字脸和陈伟生坐在客厅里，正抽着烟。看我们出来，陈伟生还是那脸贱笑。如果真像刘柯寒所说的那样，陈伟生这副模样，的确是吃软怕硬的。

国字脸则板着面孔，表情跟结了冰似的，有种令人生畏的冷酷，他把脸转向刘柯寒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死婊子，说完了？”刘柯寒竟然点了点头。我的心里是啥滋味就甭要我细说了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是个男人，老婆被别人唤作婊子那是何等耻辱？但是，她说她那样做是为了我和我们的家庭。

其实，站在国字脸的角度，又的确可以理直气壮这么把刘柯寒羞辱，如果被骗的人是我，我也会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骂婊子。不过在当时，我还是觉得跟刘柯寒一同受到了羞辱，别人骂刘柯寒是婊子，那我至少在法律上是婊子她老公啊。我咬着牙，捏着拳头，却不敢轻举妄动，我知道现在不是闹事逞能的时候。





听刘柯寒说，国字脸野战兵出身，出部队后又在公安局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五大三粗的，怎么着我也不太可能是他的对手，我说：“我是她老公，事情你想怎么了结，现在可以说个谱。”

“今天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我认为跟你没多大关系。”国字脸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冷冰冰地说，“不过我觉得做男人做到你这份上也挺丢脸，你老婆从来没跟我说她已经结了婚。”说完他还瞥了刘柯寒一眼，扔下一个鄙夷的笑。随即我也看了看刘柯寒，说柯寒那我们回去吧，说着还准备去牵刘柯寒的手。

一只手挡在了我面前，我显然误会了国字脸的意思，他说：“我是叫你一个人先回去！”这怎么可能，即便自己的老婆十恶不赦，我也不可能让她单独呆在这里啊，深更半夜的，谁能放得下心？见我不走，刘柯寒小声地说：“朝南，你先回去，我会没事的，你不回去爸爸一定担心！”

85

回到家差不多凌晨一点了，蹑手蹑脚地进了门，我也不知道爸爸睡着没，就在客厅叫了声：“爸，我们回来了！”我故意说“我们”而不是“我”。爸爸果真没睡，我话刚落音，爸爸的声音就传出来了：“朝伢，怎么这么晚？那快睡吧！”

刘柯寒没回来，我不可能睡得着。如果这种时候我还能安然跟周公下下棋什么的，那良心估计也被狗吃得差不多了。躺在床上给刘柯寒发了条短信，她回过来“没事”二字，证明她还活着，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一些。

原以为会是个通宵，谁料刘柯寒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就赶回来了。一进屋就满是余悸地说：“朝南，快抱着我。”她的声音在发抖，整个身子也在发抖，在乡下，胆小的人迫不得已走夜路被吓傻了就这样子，我说，柯寒，没事的，能回来就好。

她准备去冲个澡，我阻止了，怕吵醒爸爸。老人本就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能睡着已经不易，这个时候再吵醒过来，怕是很难睡着了。我把门窗都关了，揽着刘柯寒斜靠在床上，她开始不停地跟我说对不起，我说我不觉得你对不起我，只是，你真的太傻了，知道吗？

等她稍稍平静了点儿，我问事情最后有了个什么说法？她顿了一下，语气竟突然变轻松，说：“嗯，他们都不会再闹了，男人只是一时放不下面子。”我惊讶，说有这么简单吗？她不再说话，要我给她一支烟。

走到今天，我真怕了这种事，猝不及防地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，接着又突然平静下来。像当初陈伟生闹得不可开



交,然后刘柯寒又骗我说他死了一样。我开始怀疑从刘柯寒嘴巴里吐出来的每一句话。

那个国字脸叫什么我不知道,据说是某公安局的一个什么鸟官,官可能不算大,但势力大,是个离了婚的男人,30多岁。刘柯寒跟他是在酒吧里认识的,对刘柯寒有些着迷,但刘柯寒一直在拒绝,所以两人开始也没什么纠葛。后来因为陈伟生大搞破坏,即使在刘柯寒把钱财都退了之后,这家伙睾丸激素分泌旺盛,怎么也不肯善罢甘休。于是刘柯寒借用国字脸的权势,让他出面摆平了这事,甚至要尽手段把陈伟生那小公司也折腾没了。陈伟生不是什么硬鸟,吃了这套。我不知道那天在街头撞上的是不是陈伟生,如果是,那他就是在真在跟我装不认识。

具体是怎么轻易就把嚣张的陈伟生搞定了,我一无所知。她只是说她这样做,是为了不让我为她承受什么,她自己惹下的事,她得一个人担当。可是,独自担当的结果是什么呢?我突然很想发一顿火,但最终还是憋了回去。

我问:“柯寒,你跟那个公安做过些什么。我不相信一个在酒吧里认识的人会平白无故帮你这种忙。”刘柯寒摆脱我的怀抱,把身子往后一蹭,坐了起来,说:“现在不说这些好吗?朝南,我不想说!以后不会再有事了,相信我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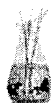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不耐烦起来,火气腾腾,但为了不吵到隔壁的爸爸,又不得不压低声音:“又没事了?你该不会是在我走了之后给美国总统挂了个电话吧?”狗日的,她又是几个“对不起”,

要不是隔壁睡着爸爸，我非一顿乱棍抽得她求饶不可。

如果你的女人不听话，就狠狠地抽她吧；如果你的女人没实话，也狠狠地抽她吧，在那种比较八卦的书上看到过，说是女人只有在这种时候真话才比较多，而且肯说，跟男人醉后吐真言差不多。再嘴硬的女人，在全身神经都高度兴奋之时，都会上气不接下气地告饶。

直到天亮，我没再跟刘柯寒说几句话，说了也白说，反正她不会交代太多。一直没睡，不停地起床去上厕所，想着自己的老婆以未婚女人的身份求别人办事，怎么都爽不起来，心里头那个结是死的。死结可不是说解解手就可以解开的。

87



225

据刘柯寒所言，这天之所以闹开了，是因为她想回来陪我爸，拒绝了国字脸的约会，结果终于把国字脸给惹怒。之前，刘柯寒已经开始对他慢慢冷淡和疏远，可过河拆桥那能说拆就拆？他开车到刘柯寒单位直接把人给劫了，还差点闹了起来。

想不明白怎么陈伟生也在一起，我推了推假装睡觉的刘柯寒，问：“柯寒，怎么陈伟生这狗东西当时也在？”她慢吞吞地转过身来，说朝南，你不要再想了。我说我想知道。刘柯寒说是因为当时跟国字脸吵的时候，一怒之下说漏了嘴，说

自己结了婚了。国字脸不相信，刘柯寒又失态说不信你可以找陈伟生来问。孰料他还真一个电话把陈伟生给弄过去了。事实是不是的确如此，我无从考究，只能权且信了吧。

就算一场轰轰烈烈的性生活可以让女人说些真话，可像刘柯寒这样故事多得足够几代导演不缺题材的女人，我即使可以连续 24 小时地轰轰烈烈，想要她把所有事情交代个彻底也难啊。

88

226



刘柯寒好像跟报天气预报的似的，她说明天不会再下雨了就真的不会再下雨了。那天晚上虚惊一场之后，陈伟生和国字脸就没出来闹腾了。可是我无法对这种平静深信不疑，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生怕猝不及防间更大的暴风雨就倾袭而来。

刘柯寒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我也每天出去晃晃，装作按时上下班的样子。本来可以先去朋友的公司先将就着，可刘柯寒的事让我暂时全无心情。到了周末，终于可以全天候地陪陪老爸了。虽然只在长沙呆了 4 天，但我已从爸爸迷惑的眼神里看出了对城里生活的不习惯。一个人，不敢出去走，只能呆在家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哪里去找乐趣呢？

星期六早上，刘柯寒问我应该带爸爸到哪里去逛逛。我征求爸爸的意见，爸爸说：“不出去，在家里坐坐蛮好，听洁丫头她妈说，在城里随便逛逛都要花很多钱。”最后去的是烈士公园，几块钱的门票，爸爸都心疼得不得了，边逛边埋怨我不该带他来，说这些东西看一看，又吃不进的。

刘柯寒走在我爸的另一侧，给爸介绍这介绍那，爸爸对公园里的一切好像没什么兴趣，估计还为花的那几块钱门票不值。逛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时候，爸爸问刘柯寒：“小刘，你们啥时生孩子呢？”我看见爸爸显得很难堪。在俺们乡下，办事是十分讲究效率的，结了婚往往马上就会怀孩子，有了种照了B超再办结婚手续的有。要是谁结婚年把子还没怀孩子，村里人肯定就会开始议论起来，不是说女的有问题，就会猜测是不是男的不行。男同志被别人怀疑不行，真是件天大的麻烦事。你不能脱下裤子来证明，再说了，就算有种敢脱，不当众表演同样毫无说服力。

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，刘柯寒好像一直都是比较积极的，至少跟我是说过好多次。而且当爸爸问她的时候，她答应得很爽快，说：“爸，不急，明年就给您抱孙子啊！”我爸笑得开了花，跟当场就抱了孙子似的。

呆了几天，爸爸提出要回去，我连挽留都没有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，我怕我的生活在爸爸的眼皮底下出乱子。我问：“爸，在城里生活习惯吗？”爸爸有些难为情地笑笑，说：“城里挺热闹的，就是车太多，人也多！”我知道爸爸不可能习惯，就像我，呆在这里七八年了，依然显得格格不入。就算习惯又能怎么样呢？就算爸爸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也不太可能跟我长住的。以前爸爸有过这样的想法，那时候妈妈就骂爸爸，说儿子自己的生活都还难，怎么就可以想着享后辈的福了。

再在就更加不可能了，妈妈的去世打碎了很多东西。爸爸出来几天都有些心神不宁，如果要长时间离开，又怎么可能？在我们乡下，是很忌讳一家人的屋子冷下去的。现在家里只爸爸一个人，出来了就必须关门，怎么着都像把妈妈一个人扔下！左邻右舍甚至都会害怕从家门口经过。虽然每个人都有胆小的时候，但当你知道别人把自己最亲的人当鬼来害怕，谁又会心里没一点波澜呢？

安排我爸和高洁她妈坐火车回去，星期一上午，刘柯寒要上班，我和高洁送俩大人到火车站。票是高洁先



就订好的，从长沙直接到郴州。其实有更方便的过路车，往广州那边去的，可高洁跟我一样，在候车室，高洁把车票朝我扬了扬，说：“朝南哥，等车到了郴州，所有的人都下了，他们也不会再呆到上面了吧？”我说对啊，就你聪明，我爸可没你妈那么害羞，至少我爸不懂的时候知道问！高洁小嘴一撅，“你以为我妈就不会问啊？”语气间满是不服气，她妈一听就笑了，说真的都还是孩子，从小闹到大。

在人声鼎沸的候车室里，在混杂着各式各样的人群里，自己的爸爸显得有点扎眼。父亲可能是为了不给我丢脸，穿着姐姐买的、平时很少穿的新衣，此时如果有个镜头摄下来，那依然不是跟这个城市合拍的着装，但爸爸的用心良苦已足以让我骄傲而又心酸。

一直把爸爸送到车厢。爸爸帮我理了理因为搬行李而略显凌乱的上衣，说：“朝伢，在外面好好工作，不用担心我的。”这是个多么熟悉的动作，当时我甚至希望爸爸能顺势摸摸我的头，如果我忍不住流泪了，他还可以用那粗大的巴掌像儿时一样帮我揩揩泪，耐心地哄我。那些久远的温馨烙在心底，一辈子也磨灭不了。

火车要开，我和高洁站在站台上，默默地注视着缓缓启动的火车，并不挥手说再见。乡下人不兴这套。火车从视线里消失，我还呆呆站着不动，高洁扯了扯我的衣角，说：“朝南哥，我去找锄头啊。”我疑惑，问：“找锄头干什么？火车站也有金银财宝挖啊！”“我看你站着不动，以



为你脚生根了啦！”她甜甜地笑着。

转身，往出站口走，恍然明白，相见和离别永远都是不对等的。像爸爸来长沙，从村里出发，辗转要几十个小时，换几次车，才能见到我，而离开就只在一瞬，火车一开，就不见了彼此。原来，相见，是一场漫长的奔波；而离开，仅在转身之间。相见的艰难和离别的容易，是该让我们懂得人生要珍惜什么。

